

美国底层“嗑药不停” 上层“捞金不止”

只有1岁的尼古拉斯·多米尼西永远闭上了眼睛。被送去急救的还有另外3名孩子，年龄从8个月到两岁不等。急救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些孩子是阿片类药物芬太尼中毒。

这不是电视剧，而是近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市一家日托中心的真实案件。日托中心老板等人被指控在这家托儿所里藏毒制毒。警方在孩子们睡觉和玩耍的地垫附近发现了一公斤芬太尼以及多种制毒设备，还在儿童游戏区的活动地板下发现了大量袋装的芬太尼粉末。

这起托儿所藏毒案是美国毒品泛滥成灾、戕害生命的冰山一角。人口不到世界5%的美国，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美方50多年前就声称对毒品“宣战”，监管措施却迟迟没有落实到位，迄今没有永久整类列管芬太尼。“嗑药帝国”的政客和药企陶醉在“捞金潮”中，冷眼坐看普通民众深陷药物成瘾的泥潭难以自拔，直至最后被吞噬。

“制药行业像贩毒集团”

今年8月，美国著名导演彼得·伯格的网剧《止痛药》一经推出后就成为奈飞公司平台上最受美国人欢迎的网剧之一。这部剧描绘了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制药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止痛药》大热与阿片类药物滥用在美国造成如此多人死亡有关。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一项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用药过量，其中大部分死于阿片类药物。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有超过8万人死于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华盛顿邮报》记者斯科特·海厄姆说，这相当于“每天坠毁一架波音737客机且无人生还”。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药物危机中，制

药公司成为推波助澜的幕后黑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美国普渡制药公司。据德国《时代》周报网站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普渡制药研发的奥施康定在美国很快就像阿司匹林一样成为常用药，几乎人人都用过。

据统计，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一名专家在法庭作证时说，在这些年里，掌控普渡制药的萨克勒家族通过大力推广奥施康定等药物大发横财，累计获利约130亿美元。

海厄姆与同事萨丽·霍维茨在合著的《美国贩毒集团》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制药行业就像贩毒集团一样运营着，顶层是制药企业，中间是批发商，药店则相当于“街头毒贩”。

疯狂逐利的捞金利益网

美国调查记者帕特里克·基夫2021年推出《疼痛帝国》一书，揭露了萨克勒家族与普渡制药公司引发阿片类药物滥用潮。《纽约时报》在此书的书评中指出，普渡制药与墨西哥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萨克勒家族也用金钱买通他人为其效力，对无法买通者则威胁恐吓。

美联社和美国公共诚信中心2016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6年至2015年间，包括普渡制药在内的止痛药生产商及相关组织在游说和政治捐款方面花费超过8.8亿美元。此外，阿片类药物行业及其盟友为约7100名州级职位候选人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且制药公司及其盟友拥有一支覆盖全美50个州首府、规模超过千人的游说力量。这项调查还显示，此前十多年间，一个名为“疼痛关爱论坛”的组织一直与联邦政府内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会面，暗中影响阿片类药物相关法规的提案。正是普渡制药的首席游说官负责该组织协调工作。

制药公司撒钱游说的结果是，本该承担起监管职责的美国政府部门非但没有在毒品危机中拿出有效措施，反而常常在关键时刻帮助制药公司。《纽约人》周刊网站刊文指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1995年批准奥施康定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疼痛，但普渡制药没有对该药的成瘾性和易滥用性进行过任何临床研究，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却批准了奥施康定的药品说明书。

2016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确保患者用药和有效执法法案》，大大限制了美国毒品管制局监管大型制药企业的能力。

据报道，代表制药行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发起或共同发起该法案四个版本的23名议员捐款至少150万美元。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间，制药行业共花费1.02亿美元来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和其他相关立法。

为政府提供阿片类药物管理政策建议的机构也是如此。美国知名疼痛缓解专家迈克尔·冯·科尔夫说，咨询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一边拿着制药公司的钱，一边发布有关阿片类药物的研究报告，这听上去“就像是精神错乱”。

海厄姆曾听到一名毒品管制局员工说，“我们不是被贩毒集团打败的”，而是被华盛顿的游说集团打败的。

自我麻醉的政治体系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文章就美国药物滥用问题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场危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被漏掉了：为什么（美国）整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在自我麻醉？”

西班牙新论坛网站的评论文章给出了答案：美国实际上由“披着民主外衣的财阀统治”。

这种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的致命顽疾已深入美国政治体系各个层面，导致政府治理失灵、社会乱象丛生。种族主义、枪支暴力、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问题愈演愈烈。美国政治活动家埃兹拉·列文认为，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是长期以来美国金钱政治和政府对民意充耳不闻的结果，政客们热衷于巩固权力并报答金主，“我们的民主病了，这并不是意外”。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如今深陷政治和文化危机，民众对这个国家公共和私人部门领导人的信任已崩塌。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7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政府9个重要机构“非常或相当信任”的平均比例仅为26%，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4年国土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指出，在恐怖主义威胁之外，毒品甚至更加致命，每年在美国造成的死亡和伤害要多得多。

看来，只要金钱政治这一美国政治体系的核心沉疴无法根除，毒品问题就势必还将继续吸食更多的无辜生命。

中肯联合发布 肯尼亚首部国家植物志



9月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肯尼亚植物志》中方主编王青锋（左），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玛丽·吉昆古（中），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首席科学家、《肯尼亚植物志》肯方主编杰弗里·姆瓦查拉出席《肯尼亚植物志》首部分册发布会。

中国和肯尼亚国家间大型科研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首部分册25日在内罗毕发布。这是肯尼亚首部国家植物志，填补了该国植物资源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引爆一枚 百公斤二战遗留炸弹

新加坡军方专家26日在一处建筑工地分两次引爆一枚重约100公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炸弹。4000多名附近居民提前疏散。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这是新加坡迄今规模最大的二战遗留物处置行动。

新加坡警方24日说，20日接到报告，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武吉知马路上段一处公寓项目建设工地在挖掘作业时发现这枚未爆航空炸弹。《联合早报》说，炸弹所含炸药约47公斤，足以摧毁一片住宅区。由于无法安全转移该炸弹，军方决定26日就地引爆。

26日7时左右，附近居民开始有序疏散，车辆驶离。

军方人员挖好壕沟，堆砌沙包，并在四周用混凝土块建起围墙，以尽可能降低爆炸冲击波和弹片破坏力，然后用一张网把炸弹从发现位置搬到壕沟里。

军方人员12时30分左右进行第一阶段引爆，目的是炸开航弹外壳，销毁里面大部分炸药。爆炸威力巨大，硝烟尘土飞扬。在距引爆位置200米处可闻到浓浓的炸药味。13时45分左右，军方人员实施第二阶段引爆，旨在销毁残留炸药。处置同样成功。

近年来，新加坡多次发现二战时期未爆炸弹。

本文图据新华社

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创新低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25日说，南极今冬冬季的海冰最大面积刷新有卫星观测数据以来的最低纪录。研究中心认为，南极海冰范围近年来呈缩减之势，与海洋上层变暖有关。

依据该研究中心对卫星数据的初步分析，位于南半球的南极今冬海冰面积于9月10日达到峰值，为1696万平方公里，是1979年有卫星观测数据以来南极冬季海冰面积峰值的最低纪录，比1986年创下的该最低纪录少103万平方公里。

这一研究中心的资深科学家沃尔特·迈耶说：“这不仅仅是破纪录的一年，这是极端破纪录的一年。”

南极海冰面积通常在南半球冬季接近尾声的9月前后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少，在南半球夏末的2月或3月达到最低点。今年2月，南极夏季海冰最小面积仅为179万平方公里，打破了2022年

创下的同期最低纪录。

依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的说法，南极海冰面积曾在数十年里长期保持稳定，甚至略有扩大。然而自2016年8月以来，南极海冰面积几乎每月都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呈大幅下降趋势。多数研究认为，这一趋势与接近海洋表面的海水变暖有关。有人担心，这“可能是南极海冰减少的长期趋势的开始，因为全球海洋正在变暖”。

专家介绍，南极海冰面积减少会危及企鹅等动物繁育后代，影响南极生态系统。同时，海冰减少意味着南极洲反射阳光的能力减弱，可能助推变暖趋势。

英国《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8月刊载的一篇论文说，南极海冰面积去年创下历史新低，给帝企鹅幼鸟带来“灭顶之灾”。如果全球变暖继续发展，到本世纪末，超过九成的帝企鹅群可能几近灭绝。

声 明

近期有读者来电反映，同晚文化融媒体以“大同晚报”直播平台的名义承揽业务。对此，我单位郑重声明，同晚文化融媒体非本单位下属机构，《大同晚报》作为我社子报未授权任何非本单位的机构和个人开展商业经营活动。对同晚文化融媒体擅自使用“大同晚报”名称的侵权行为，我单位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敬告社会各界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大同日报社

2023年9月27日